翠袖乾坤

佘詩曼吳卓羲不再啞忍

查小欣

「食得鹹魚抵得渴」是藝人受委屈後保持啞忍時，自我安慰的金科玉律。

我則持相反態度，時常提醒他們，每次遇到誹謗、誣捏的報道，應即時發聲澄清，他們都抱食得鹹魚抵得渴的態度，說句「清者自清」、「謠言止於智者」、「不想替失實報道做宣傳」，便不了了之。

我則認為藝人如不大聲否認，會帶來幾種惡果。

首先會不斷被其他媒體問回應，很多時會基於不同媒體的不同取材而難將藝人的澄清說話全面表達，更糟糕的是可能再遭「抽水」，將澄清斷章取義，變成越描越黑。二、若用斬腳趾避沙蟲的方法保持緘默，大家便認為你是作賊心虛，故不敢站出來否認，外界會想當然地當做你承認，蠶害了形象，即是損害了利益，因為形象是藝人的最大本錢。另一方面，有傳媒會覺得你怕事、好欺負，日後變本加厲。三、加上藝人都放眼大中華，希望能在龐大的大中華市場立足，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消息傳遞迅速，如藝人不即時反擊，仍抱「認識我的人都不會相信」的態度便吃大虧，因為遠在哈爾濱或北京上海的觀眾才剛開始認識你，又怎樣去相信你？

所以最佳方法是軟硬兼施，硬是即時出律師信或嚴正聲明將謠言逐點擊破，為事件止血；軟是接受電台直播訪問，說話完全無添加、無刪剪地播出，做電台訪問比做電視訪問有效，電台勝在其時間性，無需提前拍攝再剪輯，電台可以即時直播是即時止血的特效藥，有如開了個記者招待會。

近日給我言中，鹹魚的鹹度跟口渴度不成正比，不負責任的報道不單是炒作、抹黑藝人，簡直是狠毒至要摧毀他們的形象聲譽，要他們從此在娛樂圈消失，至令被指是小三，令已婚的富商因為她與太太離婚，背負上拆散他人家庭的罪名，阿佘反應敏捷，二十四小時內便與富商和太太出聯署聲明，而被炒作一腳踏三船，騙心又騙金的吳卓羲，不得不破食得鹹魚抵得渴的原則，採取行動，以正視聽。

食鹹魚不表示要渴死的。

天言知玄

無痛失憶丸

楊天命

如果可以自由地刪除記憶，有哪件事、哪個人、哪段經歷是你永不願再想起的呢？是失戀？親人的逝去？還是被朋友出賣？

美國大學公佈「失憶藥」的研究得到突破性進展，據說能夠以它抑制腦部痛苦記憶區域，繼而使人將痛苦的經歷忘記。驟耳聽來這似乎是件很理想的發明，但我倒想反問一句，我們真的有必要發明如此違反自然的藥物嗎？

痛苦的經歷及回憶是否毫無作用呢？在不少的情況之下，它其實是種讓我們學習的催化劑，告誡我們不要再重蹈覆轍，克服一些過去常犯的過錯。從佛學去看，不幸的事情所以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其實是種因果的定律：因為我們的某個想法、某種行為，於是便在日後招來如此的結果。這套定律可以追索至前生或延續至下世，甚或多生，所以若不立心悔改或彌補過錯，那些不好的因果將一直重複又重複地纏繞閣下，簡而言之，這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機制其實公平得很。

勉強抹去記憶，但性格不改，我們將大有可能再犯同樣的錯，種同樣的因，而某程度上，經歷痛苦其實也是一種為壞因「償還」的必經階段，也是一種正面的種子：透過汲取教訓，我們才會進步，因為有痛苦，我們才有機會學懂放下！

再深入一點分析，抹去回憶是否真的有作用呢？其實這些經歷及情感仍會深陷我們的「藏識」之中，勉強抹去表面的痛苦可能還會延遲可以清洗這些「惡業」的機會，何苦？

請記着：好好運用負面的經歷去正面學習，才是超越痛苦的最好方法！

琴台客聚

愛海的詩人

彥火

艾青與智利詩人聶魯達曾有過交往，一九七八年夏，在艾青北京家，曾聽過他縷述箇中細節。後來曾成了好朋友。

一九五一年聶魯達等代表保衛世界和平的組織到中國，授獎給宋慶齡副委員長。當時國家派艾青等陪伴他們，一個多星期的相處，使各處東西半球的兩個著名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一九五四年，保衛世界和平組織為慶祝聶魯達五十歲誕辰，邀請各國派代表團赴智利參加慶祝大會。艾青曾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飛往智利。

當時智利還沒跟新中國建立邦交，台灣的「大使館」很尷尬，於是造謠說中共代表不是女人，是商人，不懂得文藝。

當時艾青寫了幾首詩，譯出來在大會朗誦，智利人跑來對艾青說：「艾青——你這個商人，詩寫得這麼好！」

當年艾青寫了一首詩，題為《在智利的海岬上》，獻給巴勃羅．聶魯達，誌記着詩人們的邂逅與戰鬥的情誼，原詩頗長，且擇其中若干小段如下：

「你愛海，我也愛海
我們永遠航行在海上。」
「壁上掛了白頂的
黑漆遮陽的海員帽子
好像這房子的主人
今天早上才回到家裡
我問巴勃羅：
『是水手呢？
還是將軍？』
他說：『是將軍，
你也一樣；
不過，我的船
已失蹤了，
沉落了……』
在紅心木的桌子上
有船長用的銅哨子
拂曉之前，要是哨子響了
我們大家將很快地爬上船纜
張起船帆，向海洋起程
向另一個世紀的港口航行……」

這首詩發表在《詩刊》創刊號上，以一群世界著名作家在詩人聶魯達的海濱別墅中聚會為背景，形象奇麗，耐人深思，最難得的是還有艾青為這首詩配的插圖，畫得很富南美風味。

一九五七年聶魯達再度到中國訪問，艾青又被派去陪他，詩人的重逢，有許多學術問題要傾訴，要交流，他們沒有放棄這一珍貴的機會。後來聶魯達離開中國，艾青當時受到所謂「丁陳反黨事件」延禍，被錯劃為右派，無法去送機，聶魯達還感到怏怏不快。

艾青與聶魯達的詩有共通點，這就是：使命感及對家鄉對祖國的一份執着的感情。

艾青說：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聶魯達說：
「我遠遠地離開你，但我永遠是你的土地的一部分，
我永遠是你的子民；
現在春天重新來臨啦。
我把鮮花撒滿了我全身，
我來啦，——你的勝利在高空中照耀着我，——在你的身上，正像過去一樣，活着我的根。」

（《紀念艾青》之四）

百家廊

從東京乘船到上海（上）

李小嬋

日本開往中國上海的客船，有兩艘，名叫「蘇州號」和「鑒真號」。我們公司的貨物都是走「蘇州號」（因為一立方貨物的價格，蘇州號比鑒真號便宜5美分），承蒙這個緣分，我訂購了「蘇州號」的船票。

「蘇州號」是1萬4千噸的客貨兩用船，有4個等級的艙位，分別為頭等、一、二、三等，每個等級差價為8000日圓（600元左右），而飛機經濟艙的票價與一等艙的票價差不多，二等以下的艙位比飛機票便宜一些，所以船票比起飛機票並沒有太大的誘惑力。不過對於行李較多的人，客船還是很有魅力的。因為每人可以免費帶4件行李（供參考：這4件行李不論重量、大小，只要是一個包捆好的東西。比如一個包捆好的鋼琴也算一件）。可惜我事先不知道這個信息，不然我就會把我日本的家裡的東西來一個大掃蕩啦！

在購票時，我足足猶豫好幾個小時，一直決定不下買什麼樣的艙位。唉，女人就是在這種時候斤斤計較，猶豫不決呀！最後，在可以享受三樓上的展望大浴池的誘惑下，我選擇了一等艙，因為只有頭等艙和一等艙的乘客才能使用三樓上的展望大浴室。往返（返程一年期限）票價是4萬日圓（約人民幣3,000元左右）。

3月1日那天，我起了一個大早，坐新幹線到大阪南港乘坐12：00的「蘇州號」。

通關手續辦完後，人們在服務員的嚮導下，分別進入自己的艙位。我發現，三樓是頭等艙，二樓是一等艙，一樓前方是二等艙，後方是三等艙（既是榻榻米的大通鋪艙位）。三樓的12個頭等艙裡，沒有住入一個乘客，二樓有12個一等艙室，只有6個艙室有乘客，另外6個艙室空着，一樓的二等艙和三等艙，則是滿座。我進一步發現，十餘位金髮碧眼的老外乘客，都是乘坐的三等艙大通鋪，身上還背一個大背簍。我不由被這些老外們所感動，他們才是名副其實的旅人啊，我這個自稱旅人的人，在他們面前不禁有點慚愧！

一走進船艙，我馬上聯想起狄更斯在《大衛—科波菲爾》中，所描述的小愛彌麗居住的那條古老、可愛的船。但這裡不像小愛彌麗的船那樣充滿生活的氣息，而是讓一個巨大的、被4個大螺絲釘固定在窗沿台上的電視機幾乎佔滿了空間，比生活更重視娛樂的氛圍吧。

不過，當我再走進我的船艙的後部，我就對服務員脫口說：「太好了」。展現在我眼前的竟是榻榻米式的佈置，一張小矮桌子，兩旁安放着日本蒲團坐墊。小矮桌上兩隻潔淨的日本茶杯安安穩穩地托在茶托上，一股安逸的情緒油然而生。

等到船與岸連接的扶梯撤離船時，我驚奇的確定，這個可以坐5人的一等艙室，再沒有旁人進來了，這簡直就是屬於我的領地了！我幾乎要喊起來：「萬歲，我的一等艙。」不過，船上不能上網，手機也不通，就此，我完全與外界斷絕聯繫了。

汽笛響的時候，我在三樓甲板上觀望，期待着電影中經常出現的溫馨送別情景鏡頭的出現。但現實讓我失望，溫馨的送別情景沒有出現，整隻船乘客的送別人只有兩位，而且這兩個人更多的是在互相打聽，或各自打手機，連揮手告別的手勢也沒有，更沒有歌聲或歡呼聲。只是看見巨大的煙囪黑煙滾滾，好不讓人掃興。

■船上一瞥。 網上圖片

船上的生活是單調而快活的，看書和睡覺使我的白天和黑夜可以為所欲為地支配，到飯堂吃飯和到三樓展望大浴池就成了我唯一活動。

因為是國際航線，船上的酒是免稅的，一大瓶啤酒竟然才300日圓（日本飯店賣價是700日圓），可惜船的搖動使人體接受酒精的能力比陸地上要降低50%。儘管這樣，我每餐還是給自己優待了一瓶「朝日生啤酒」。因為蘇州號船上的啤酒是沒有冰鎮的，我厚着臉皮要求船員給我放到冰凍箱速凍一下，那樣才好喝。之後每次開飯，餐廳的服務員事先就替我冰鎮好，不等我開口就端上啤酒給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貌似一個女酒鬼。

再說我能乘上一等艙的決定因素，是三樓展望大浴池，也就成了我一天早晚必享受的課程，我也得要把這個差價討回來呀。

記得第一天去大浴池，早晚都只有我一個人，在大浴池泡澡時，我已經決定以後都放棄飛機來乘船了。泡在溫暖的大浴池中，從船艙的圓玻璃窗眺望無邊的大海，感覺這海好像是童話中的仙境，大浴池的水，隨着波浪的起伏，一蕩一晃，把身體一左一右地搖擺，哦，重現我嬰兒的搖籃的記憶。

可是第二天，我去的時候，幾位中國女孩擠滿了大浴池，她們並不是我的一等艙的客人鄰居，應該是沒有資格使用大浴池的。不過這一點點違規，也與我無關，只是我發現她們沒有先淋浴洗乾淨身體，就跳進大浴池，使我大跌眼鏡。有一位姑娘還在大浴池旁邊刷起她的牙齒，把水龍頭開到最大檔，讓水白白的嘩嘩流淌。我瞟了她一眼，希望她注意到，但她並沒有領會。等了幾分鐘，她還在那裡放水，我終於忍不住，就過去擰緊水龍頭。為了國人的面子，我用日語對她說：「請您愛惜船上的淡水，這兒不是溫泉！」

唉，那以後，我就一發不可收拾，對中國人的事情管三管四，開始了我「馬列主義鐵姑娘」的脾氣，一路糾正別人這個不行那個不好，一直糾正到一個中國警察身上，被警察大叔反訓了一頓，才清醒過來，開始收斂了。那留在後話吧。不過從此我不再上三樓大浴池了，寧願去普通的淋浴室了，雖然心裡還隱隱為一等艙的差價痛心。

■「蘇州號」從大阪到上海。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莫打春頭鳥

阿杜

「勸君莫打春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這是古人有惻隱之心之忠告語，驚蟄清明過後，多是母鳥產卵後育嬰期，母鳥為子女覓食把牠擊斃，子女在巢中也成一窩死雀，於心何忍？所以舊時鄉人獵戶在清明過後端午之前，多收起彈弓鳥槍，留飛禽一條繁衍生路。

廣東廚藝之鄉順德有一味鮮鱔血焗飯，趁瓦煲中飯熟之時，把活黃鱔割頸掐頭在熱飯中灑下鮮血，然後再焗而和上等醬油吃之，據說極為補身補血，尤以冬日吃之暖體美味。又有一味生熬鱔湯，亦有同等功效，在滾油湯中放下活鱔，熟後湯味鮮冶而鱔魚肉滑嫩，至為滋補云云。但據說順德南面近番禺東江下游水鄉處，有多村禁烹此湯，說者云曾有鄉人撈到一窩鱔魚，要炮製一鍋鮮鱔魚湯合家品嚐，滾湯中放下近十條肥美鱔魚，魚在湯中翻滾烹熟後正要揭蓋加鹽油享用，突然發覺全鍋鱔魚呈弓曲狀頭尾插入湯中，腹部弓突起在湯面，看見如此一條條弓形熟鱔大感驚奇，拿出剖開原來全為母鱔，魚腹之內皆滿懷魚卵，顯然母鱔皆護兒心切情願頭尾鑽在熱湯中被熬，企圖弓彎起腹部保護魚卵生命，看此情形鄉人全家感動含淚，此一鍋鮮湯無人吃得下口，更發誓從此不吃鱔魚，因此至今順德有些鄉村不吃鱔飯不喝鱔湯，此亦合了一句古語「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勸君莫打春頭鳥」同一心路。

說起「春頭鳥」又想及南粵三水縣之特產禾花雀，禾花雀是麻雀一種，專吃稻米田之禾花雛穀，隻隻肥美鮮腴，三水是東西江和珠江主道三流交匯處，是廣東主要稻米產地，禾熟之時群雀飛至，農民慣用大網捕之，網中後任由群雀在網內掙扎跌撲，半日便會急瘦只剩骨架，農民多順手全網浸在河塘把群雀浸死以保持肥美，所以禾熟季節三水番順各鄉賣出墟場市集之禾花雀多數濕淋淋的一把把論斤而沽，有些鄉民更說笑誑小孩謂「禾花雀是黃魚變成的，牠們長了翼便一條條飛離河面撲向禾田覓食，我們趁新鮮在水邊網捕所以都是濕漉漉的了。」

的確，筆者小時在廣州也聽過人說「禾花雀是水中魚變成的」，而且堅信了許多年呢。

隨想國

遲　到

興國

在大學教了十多年書的朋友說，他最怕學校編排的課程，是在早上九時開始授課，因為他多年教學的經驗告訴他，早上準時來上課的學生，通常都是小貓三四隻。

現代人不守時的習慣，似乎已視為必然。遲到一二十分鐘，已算不錯。學生上課，通常多數都會遲到，有時遲到半小時者，更是例牌。有時，三節課在第二節或第三節才到的，都會有。

面對這小貓三四隻，如何講課？如果把準備好的教材開始講授，那麼遲到的學生就聽不到。怎麼辦？這對遲到的學生是否不公平。換個角度去思考，是不是遲到的學生對準時的學生不公平？因為假如老師等遲到者到了才開講，準時者是否就損失了十多分鐘的學習？

如果這樣，遲到者是不是對準時者的懲罰？準時者可以對遲到者提出抗議？那似乎又未必，這其實是老師的不對，因為老師只要準時開講，準時者就沒有任何損失，是遲到者「自誤」而已。但是大多數學生都遲到時，假如準時授課，而十五分鐘內就講了最重要的內容，遲到者就未能學到他交了學費應該學到的知識，這是「自誤」，還是老師的責任？

還是老師有必要在遲到者都到齊後，有必要把重點重複講一遍？因為知識是永不會遲到的。但是，假如一再重複，會否影響教學品質？會否讓課程進度延誤？這是遲到學生該想想的問題，還是他們一點都不在乎？

路地觀察

迷失曼谷

湯禎兆

對香港人來說，泰國從來都是後花園之一。以差不多的消費水平來盤算，台灣和曼谷都算是港人至愛，而從後居上的則有內地。曼谷在三地中，飲食與購物可謂最多元化，但由於我一向鍾情於消費溫泉（日本或台灣順理成章居先），而往內地又因為較省時，故此曼谷從來也不會屬外遊的首選之地。

不過要來的時候總是要來的——無論是誘人到曼谷的雜誌或報道，還是工作上以曼谷作為公幹要地，香港人總有熱衷到曼谷的因由。不過最出人意表的，則是在曼谷的日子中，語言不通之程度，叫人不相信這是個旅遊重地。無論是的士司機，還是餐廳的侍應，遑論說英文，連理解能力也不高。若旅遊天書的指示有欠清晰，只拿着英文地址根本無助問路——若他能讀看懂英文書，便不用當司機了！事實證明要做旅遊城市，接待水平不是重點，只要有足夠吸引力的景點及活動，當地人不用學好語言，也能把遊客的金錢袋袋平安。當中感受到的語言鴻溝，叫我想起內地的英語水平，可謂不相伯仲。

談起的士，曼谷到處可見以電單車推動的麵包的士，我乘過有牌的，也乘過無牌的。同類單車在內地不也甚為普遍嗎？只不過大部分也屬無牌經營。另外，兩地亦有電單車「的士」，曼谷的好像較有組織性，司機全穿上橙色背心，在橫街窄巷中集體等客。最近剛去過汕頭市，當地也甚多相若的電單車「的士」在「兜客」，不過在內地是非法的，要逃避公安的追捕，反而於曼谷可正常運作。

聽人家說，泰國人看似很骯髒，其實只是外觀上較凌亂，不像內地真正的不衛生。今次我刻意細察街邊熟食檔，其實也說得挺準——他們當然東一桶西一桶，到處也濕漉漉，但無論是食具還是食材，也算是蠻乾淨的，擋不住的是蒼蠅，但看得出他們是有用心去管理街道的衛生。

在大排檔附近看仔細一點，其實也只是濕濕亂亂，但沒有讓食物和垃圾遺留。我們也沒有如在內地般的拉肚子，看來也不盡是辣椒的殺菌能力。